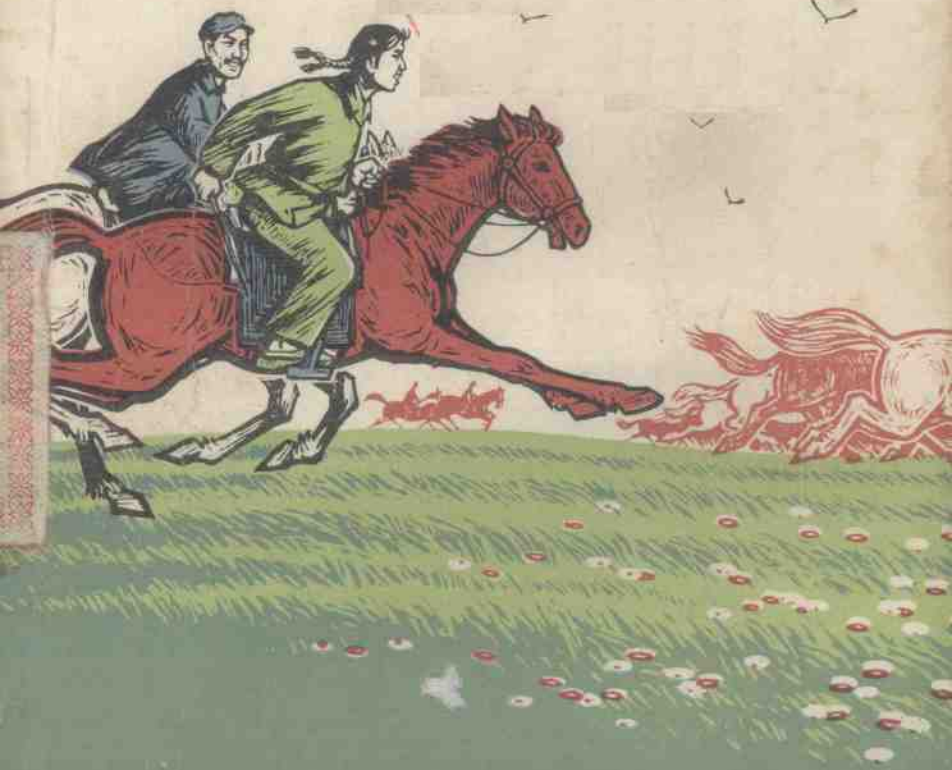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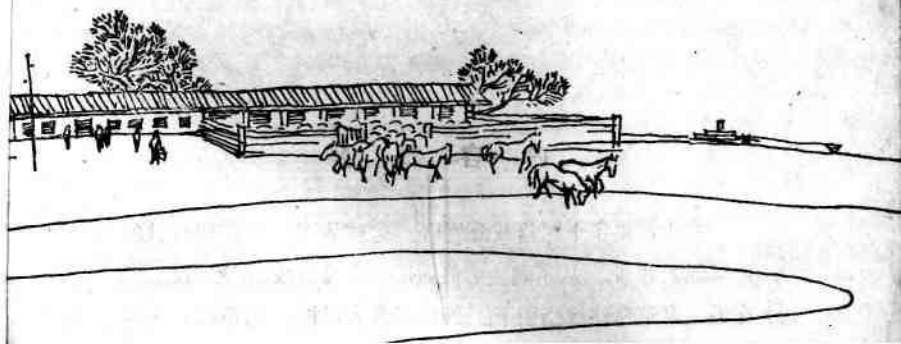


军马出征





军马出征

《军马出征》创作组

军 马 出 征

《军马出征》创作组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3,000册

书号：7091·752 定价：0.31元

目 录

军 马 出 征	马正文(1)
小 红 驯 马	张剑雄(29)
播 草 记	张小兵(39)
竞 赛	张 抗(50)
风 雪 笛 声	郑万生(59)
治 马 记	李振东(66)
小 牧 工	李振生(75)
草原上的管天人	张正坤(84)
马 灯	张剑雄(95)
猎 手	张抗 顾景泉(107)
新 来 的 班 长	巴彦春(114)
传 鞭	李振生(123)
秦 小 娟 理 发	宋则明(136)
责 任	铁 骑(148)

军 马 出 征

马 正 文

故事发生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下旬。

这一天下午，女放牧班班长卫华和连队赵指导员在场部开完党委扩大会，肩负着新的任务骑马赶回连队。紧接着，卫华又马不停蹄，向五里外的牧点奔驰而去……

女放牧班所在的牧点，地处科尔沁草原的北部边缘。北国初春，寒风凛冽，草原一片枯黄。就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上，矗立着一栋约百十来米长的红砖瓦舍：东半部是宽敞的大马厩，西半部是姑娘们的宿舍和马料库；紧靠西山墙，有一个小土屋，这是一间单人宿舍。

现在正是下午一点多钟，值班牧工刘月梅驾着小平板车，拉了满满一车草，向马厩走来，一边走一边回头端详着大草垛，默默地说：“一百五十匹马，还有两个月出场……嗯，省着点吃，这些草够用了。”她把

车上的草卸到厩舍的围栏外，掏出手绢擦着汗，忽然朝西边的小土屋喊道：“喂！田大叔，过来帮我摊摊草，一会儿马好吃啊！”

被称为“田大叔”的那个人闻声向这边跑来。他名叫田福剑，原是连部的勤杂工，只因草原上去年遭到多年未有的大旱，牧点的水井干枯了，他被暂时派到这里，每天用水箱从连部所在地往回拉水，保证牧点的人吃马饮。当下田福剑提着杈子大声咳嗽着向这边跑来，边跑边说：“你不叫，我也会来的。一来咱们都是干革命的，二来今天是你值班，我能不帮忙吗？”说着来到刘月梅身边，操起杈子使劲拍了几下草，又开口道：“月梅呀，那天你说要买条围巾，我到场部商店看了看，有一种纯羊毛的，水红水红的，可新鲜啦，你要围上，嘿嘿，那才带劲呢！”刘月梅低着头说：“咱干这个活，围那样围巾有点不配啊！”田福剑把杈子往草上一拍，翻着白眼珠，说：“嘻，傻丫头，你还能老当牧工？……对了，听说连部还缺个教员，这工作挺舒服，你不想去？”刘月梅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歹把这群马送出场再说吧！”田福剑脸一沉，忽然说道：“出场？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！上午，我在连部听说了，指导员从场部打回电话，说还要……”他故意把话打住。刘月梅着急地追问：“还要干什么？”田福剑拉长声音说：

“还要给咱增加五十匹出场马。”

“啊？”刘月梅不由得扔掉杈子，直愣愣地站在那里。田福剑“嘿嘿”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怎么样？这下子缠住了吧！唉，人道是‘巧媳妇难做无米粥’。嘿嘿，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还要增加出场马，冒险，冒险哪！”

牧 点 风 波

就在刘月梅两眼发愣的时候，忽听得一阵“哐哐”的马叫，紧接着一匹枣红马飞驰到厩舍门前。那马“嗖”地来了个原地转身，霎时间从马背上跳下一位骑手。这骑手正是女放牧班班长卫华。她二十一、二岁，中溜个儿，圆圆脸，两颊被风吹得通红，弯眉下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显得特别有精神。转眼间，她拴好马，进了屋。

伙伴们一见班长回来了，都挤过来同她握手，那个亲热劲儿，就象分别了多久似的。活泼的张燕挤进人群，“啪”地打了个立正，说：“报告班长，你到场部开会，带回了什么好消息啦？”说完作个鬼脸，逗得大家哈哈直乐。

卫华满面春风，望着围在身边的战友，激动地说：“好消息多着哪！会上，传达了上级首长的指示精神。

首长指出，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，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，全国人民不断战胜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，同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坚决斗争，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。我们军马战线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。”卫华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同志们，根据战备需要，上级指示今年咱们场的出场军马，要再增加五十匹，昨天这些军马已经选好组群了，党委根据指导员和我的请求，决定把这五十匹马也交给咱们班来饲养。党委指示我们，要想方设法，节约饲草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把军马养肥养壮，保证全部出场！”

卫华停下来，注视着大家的情绪。这意外的消息，使姑娘们先是一愣，接着又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，不一会儿，屋子里活跃开了。只见一个女牧工从炕上“腾”地跳到地下，挥着拳头说：“咱们女班是挑重担子成长起来的，增加五十匹马不算啥！”又一个女牧工抢着说：“不来硬任务，我还觉得肩膀头痒痒呢！”张燕一个高蹦到门口，把袖子一撸，回头喊了声：“同志们，走啊！接马去！”就在这时，坐在墙角的田福剑，冲着低头思索的刘月梅，轻声叹了口气，刘月梅象触了电似的，猛地抬起头，一把拽住张燕的衣襟，说：“你急什么？”随着，刘月梅又转向卫华问道：“听班长说的意思，增加这五十匹马，上级不给拨草了？”

卫华说：“对，困难就在这里。大家都知道，去年咱们草原上旱情严重，草长得不好，各连打的马草都不多。怎么办呢？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动脑筋，想办法，用现有的马草养好二百匹出场马。”

刘月梅霍地站起身，冷冷地说：“这五十匹马接得太冒失了！谁不知道，眼下咱们正养着一百五十匹出场马，现有的饲草刚好能喂到青草出土，这会儿突然增加五十匹，这不是……硬叫巧媳妇做无米粥吗？”

张燕抢过刘月梅的话头，说：“你就会算死账，什么马呀，草呀，就不说人，咱们这么多人，就不会想想办法了？”刘月梅涨红了脸，逼近一步说：“我就说的是人——咱们这帮人也太不量力了，简直是冒险！”

一句话，好象煤油撒到了火堆里，大家“呼”地一声站起来，纷纷质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啥叫冒险？”

卫华走到炕沿前，想了想说：“大家先别吵，让月梅把话说完。”

刘月梅两手一摊，说：“还说什么，明摆着嘛！现有这些草，现有这些马，对付着还能吃个饱，可是再增加五十匹，就只能吃个半饱，时间一长，都得瘦成皮包骨头，那时候，你一匹马也别想出场。这不是冒险是什么？”刘月梅把拳头往炕沿上一砸，好象在说：“怎么样？这个危险性，你们没想到吧？”

可刘月梅哪里知道，早在两天以前，卫华在接受任务的时候，就想到了这些困难；她不仅想到了这些困难，而且也想到了怎样去克服和战胜它。在党委扩大会上，卫华在指导员的支持下，要求把五十匹军马接到自己的班里饲养。政委问她：“增加五十匹马，缺草怎么办？”卫华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们采取长草短喂的办法，可以大量节约饲草。”政委又问：“铡草机一时买不来，怎么办？”卫华说：“铡草机已经有了。”这下子使到会的人都愣住了，不知卫华从哪里弄来了铡草机。这件事只有指导员知道，他告诉大家，昨天晚上，卫华悄悄地打了一宿夜班，同修配厂的几个老工人一起，把一台旧铡草机修复了。指导员说完这事，政委和到会的人都“哗哗”地鼓起掌来。随着掌声，卫华站起身来，坚定地说：“请首长放心，为了巩固国防，狠狠打击帝修反，别说有铡草机，就是没有铡草机，我们用手刀铡草，也要保证二百匹军马膘肥体壮，全部出场！”

现在，这些话好象还在卫华的耳边回响。她从刘月梅提出问题的态度上觉察到，争论的实质不是草多草少的问题，而是有没有战胜困难的决心问题。她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刘月梅今天说的话有些反常，有的很不象她自己的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想到这儿，卫华走到刘月梅身边，关切地说：“月

梅，你正视缺草这个困难，担心出场马的质量，心情是好的，可是我们既要看到困难，更要鼓起勇气去克服困难才对，不能光说泄气话呀！”卫华转向大家，提高声音说：

“至于缺草的问题，这难不倒我们。我和指导员商量过，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，咱们是不是改变现在喂长草的习惯，把现有的十几万斤草全部铡碎喂马。老牧工不是常说吗？‘寸草铡三刀，没料也上膘’。兄弟单位的经验证明，长草短喂，不仅马爱吃，而且可以节约饲草百分之三十。这样，新进五十匹马的饲草就省出来了。至于铡草机，已经有了，随后就到。”

班长的一席话，说得嘎巴溜脆，在姑娘们的心里，象点了一把火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高兴地议论着。张燕正要表态支持，忽见田福剑站起身来，说：“班长，铡草的人手不够，把我也算上，别看我这两天有病，为革命，咱累死也心甘哪！”他把“累死”两个字咬得特别重。刘月梅这会儿正思量着卫华的倡议。她做梦也不敢想，那么一大群马能够铡草喂，要知道，十几万斤草都一根一根地铡成半寸来长的碎草，这要付出多少劳动啊！班长啊，班长，你这不是自找苦吃，自找罪受吗？她越想越生气。这时，耳边又传来了田福剑的声音，她象被蝎子蜇了一下似的，脱口说道：“二

百匹马全靠铡草喂？就咱十个人哪，我看累死也供不上嘴，更何况咱们都是女的，别尽坐飞机吹喇叭——想（响）的高！”

这句话可伤了众。张燕冲着刘月梅说：“亏你还是个女牧工，说出这样的话，不嫌害羞？”又一个姑娘气得脸通红，质问道：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专爱跳槽子！”刘月梅毫不退让，跳起来吼道：“我看你们才跳槽子呢，想跳到天上去？！”张燕气极了，指着刘月梅喊道：“你不愿干就躲开，别在这挡道！”刘月梅哪受得了这个，她挺着脖子瞪着眼，把手一甩，说：“你们撵我走啊？那好吧，我正好不想干了，也免得拖你们的后腿，我这就走！”说罢，她推开张燕，带着哭声，冲出门去。

“月梅，回来！”卫华一边喊着，一边拨开人群，追了上去。

火起之后

刘月梅没有走。一来卫华同她谈了话，给她指出了缺点，肯定了长处，鼓励她继续前进；二来指导员在送铡草机的时候，又向她介绍了卫华抢挑重担，修复铡草机的动人事迹。这些，对她的震动很大，她觉得自己在困难面前，的确缺乏敢想敢干、敢于斗争的

革命精神，但是缺草的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，她还要看一看。现在，刘月梅就是带着这种心情，在铡草机的喂入台前接了班。

这时候，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，草原周围黑乎乎的，只有铡草机旁的木杆上悬着一盏马灯，闪闪发光。

卫华带领大家把干草一杈子一杈子从大草垛挑到铡草机旁，草垛离铡草机不到五十步，姑娘们你追我赶，带着小跑，互相叫着号，展开了劳动竞赛。不一会儿工夫，挑来的干草围着铡草机垛起一个半圆形的草墙。刘月梅站在中间，叉起干草，抖落又抖落，然后把草挑上喂入口，一转眼，干草被卷进了机膛。那边，柴油机“突突”地响着，通过传动带连着铡草机，带动机壳里的刀片飞快地旋转，刀片发出“喳喳”的声响，随着这声音，干草被切断了，辗碎了。

不知干了多长时间，刘月梅浑身是汗，被冷风一吹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突然，挂马灯的木杆猛地摇晃了一下，马灯“啪”地摔在地上，顿时周围黑得啥也看不见。刘月梅吓了一大跳，连忙丢下杈子去拾马灯，嘴里骂道：“这该死的风，你也来凑热闹！”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干草裹着一团白花花的东西卷进了喂入口。刘月梅刚把马灯拾起来，猛听得“叭叭”一声响，接着一股火星从喂入口

飞溅出来。刘月梅叫声“不好！”疾步向柴油机方向奔去，打算关掉油门。不料，刚跨出两步，田福剑提着杈子，从横刺里猛跑过来，“噗”一下，和刘月梅撞了个满怀，杈子头刚好顶在刘月梅的心口上，她“哎哟”一声，摔倒在地上。田福剑边跑边叫道：“啊！铡草机怎么了？快，快！”话音未落，只听铡草机“轰”的一声，机膛里着火了！火苗随着飞转的刀片，从喂入口、出草口往外直喷，飞起的火星子借着风势落到草堆上，草堆不远就是大草垛，一场火灾眼看要发生了！

在这异常危急的时刻，忽听一声大喊：“快关油门！”随着喊声，只见一个人，“嗖”地跳过传动带，不顾一切地抓住油门开关，狠劲按了下去，柴油机熄灭了。可是巨大的惯性力，使铡草机的刀片还在旋转，继续喷射火苗。那人一个箭步冲到铡草机旁，脱掉棉衣，一下子堵住了出草口，接着猛地向右边跳去，两只手紧紧地捂住了喂入口，火舌喷在她的手上，烧得她钻心的疼，但她还是死死地捂着，嘴里喊道：“快，草堆有火，快打灭！”大家举着杈子，挥着扫帚拥向草堆，齐心合力地把火扑灭了。

这人是谁？就是卫华。此时人们围着自己的班长，看她手上烧起的一个个白泡，又难过，又感动。

张燕轻轻地把棉衣披在卫华身上。刘月梅一头闯过来，抓住卫华的胳膊，带着哭腔说：“班长，你的手……都怪我！”卫华挺起身来，高声地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打起精神来！火烧了铡草机，烧不掉咱们为革命养好军马的决心。现在马上拆卸铡草机，准备维修，同时查找发生事故的原因。”

姑娘们迅速地扭下螺丝，打开机壳，张燕爬上去仔细查看。不一会儿，她从机膛里摸出了两个石块，说：“你们看，石头！”大家“呼啦”一下围上来，不知谁问了一句：“那怎么能着火呢？”田福剑马上接过去说：“唉，这还不明白？刀片碰到石头，迸出火花，机膛里又全是草末子，还能不着火？”听了这个解释，好几个人立刻把目光移到刘月梅身上。张燕联想起白天那一顿争吵，气更不打一处来，直通通地问道：“月梅，你怎么入的草？有石头也没看见？！”刘月梅低头不语，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地往下掉。田福剑好象比谁都气愤，挤过去，挥着拳头说：“你……你怎么搞的？啊！你眼睛瞎了！连石头也看不见！你不同意接那五十匹马，保留意见就是了，可也不能拿工作撒气呀！你，你……你得负责任！”

卫华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，上前打断了田福剑的话，严肃地说：“老田，你干吗发这么大的火呢？现在

还不到负责任的时候，即使月梅有责任，也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她呀！你应该冷静一点，大家也要冷静下来！”姑娘们激动的情绪平息了。刘月梅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卫华把手搭在她的肩上，刚想说句安慰话，她突然捂着脸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，拔腿向宿舍跑去。她这一走不要紧，这边的田福剑可慌了手脚，大声喊道：“月梅，月梅……”一边喊，一边追进屋里。卫华急着想检查铡草机，就没有去追刘月梅。

田福剑很快地追进了女牧工的宿舍。他一进门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月梅呀，实在对不起，都怪我这张破嘴，刚才惹你生气了……”他把脖子一伸，咽了口吐沫，又说：“其实我也是为你好，我看，你就好好想想，趁早写个检讨吧，大家一说和，也就过去了。”刘月梅这会儿哭得很伤心，她不是因为别人训斥得太厉害才哭的，她是悔恨自己因工作上的疏忽，险些引起一场大火，幸亏班长的英勇抢救和大家扑打得及时，才免了这场大祸，可是，铡草机还是烧坏了，缺草问题可怎么解决呢？这个损失简直无法挽回，只要能弥补这损失，叫她干什么都行。这工夫，刘月梅慢慢地抬起头，轻声说：“老田叔，我不怪你。我是想，光写个检讨能行吗？”田福剑高兴了。他把大腿一拍，说：“怎么不行？我看这就够了。说实在的，责任也不全在你身上。你

想想，要是没有这台铡草机，哪还有起火这档子事啊？”刘月梅听了一愣，心想，这不是说班长也有责任吗？她赶紧摇着头说：“不，不能这么说，责任全在我身上。”田福剑“嘿嘿”一笑，象个幽灵似的转身走了。

外面，卫华忍着手疼，带领大家很快拆完了铡草机。检查结果，除了打碎一个刀片外，机体没有其它损失。她叫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休息，准备明天继续战斗。

夜深了，姑娘们早已睡熟。只有两个人没有睡，一个是卫华，一个是刘月梅。刘月梅连衣服也没脱，倒在炕上，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她从自己的失职想到铡草机起火，从铡草机起火想到五十匹军马还要不要接……照她的想法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如果硬着头皮把马群接过来，那是一定完不成任务的，到头来，落得全班的声誉不好，她自己想调转工作的计划也就不能实现了……

屋地上，卫华正坐在书桌旁，对着马灯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打算理出个头绪，然后连夜向党支部汇报。她面对两块石头沉思起来：这两块石头莫非是裹在草里，刘月梅没注意，混进喂入口的？可又一想，不对呀，每一杈子草从大垛挑到草场，从草场挑上喂入台，又从喂入台送到喂入口，这要抖落多少遍，倒